

海明威家的厄运

一部家族回忆录

STRANGE TRIBE

A Family Memoir

○海明威家族的“命运诅咒” ○祖孙三代的怪异亲情 ○伟大阴影下的成长之痛

[美] 约翰·海明威 著
王莉娜 苗福光 译

John Hemingway

上海三联书店

海明 的厄运

一部家族回忆录

STRANGE TRIBE

A Family Memoir

〔美〕约翰·海明威 著

王莉娜 苗福光 译

John Hemingwa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家的厄运:一部家族回忆录/(美)海明威(Hemingway, J.)著;王莉娜,苗福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5426-3966-0

I. ①海… II. ①海…②王…③苗… III. ①海明威, E.
(1899~1961)—家族—史料 IV. ①K83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334 号

海明威家的厄运:一部家族回忆录

著 者/[美]约翰·海明威

译 者/王莉娜 苗福光

责任编辑/吕晨

装帧设计/周伟伟

监 制/李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2895557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50千字

印 张/7.625

书 号/ISBN 978-7-5426-3966-0/K·193

定 价/38.00元

献给格雷

最小的男孩非常漂亮，身体像战船模型一般结实；他的体型是托马斯·哈得孙的翻版，只不过个头被缩小了，变得矮胖。晒过太阳后他的皮肤布满了雀斑，面相滑稽可笑，生就的一副老相。他也是魔鬼，折磨着年长的两位弟兄；他有着只有托马斯·哈得孙才能清楚了解的黑暗的一面。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从对方那里辨认得出，并知道它不好，那人尊重它并了解小男孩拥有它。

——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流中的岛屿》

海明威家族族谱

克拉伦斯·埃德蒙斯·海明威(1871—1928)
=1896, 格瑞兹·霍尔(1872—1951)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

- 1.=(1921—1927)哈德利·理查森(1891—1979)
- 2.=(1927—1940)波林·菲佛(1895—1951)
- 3.=(1940—1945)玛莎·戈尔霍恩(1908—1999)
- 4.=1946, 玛丽·威尔士(1908—1986)

玛莎琳(1898—1963)
厄休拉(1902—1966)
玛德琳(1904—1972)
卡罗尔(1911—2002)

莱斯特(1915—1982)
结婚两次, 有四个孩子, 其中包括
希拉里·海明威(1961—)

约翰(杰克)(1923—2000)

- 1.=1948, 布拉·帕克·怀特洛克(1989年去世)
- 2.=1989, 安吉拉·霍卫(1948—)

琼(1950—)
玛尔戈(1955—1996)
玛丽尔(1961—)

帕特克(1928—)
1.=1950, 亨丽埃塔·布罗莱斯(1963年去世)
2.=1982, 卡罗尔·汤普森

埃德温娜(米娜)(收养, 1960—)

格雷戈里·汉考克·海明威(1931—2001)

- 1.=(1951—1956)雪莉·简·罗得斯(1934—2001)
- 2.=(1959—1967)爱丽兹·托马斯(1938—)
- 3.=(1966—1967)瓦莱丽·丹比·史密斯(1940—)
- 4.=(1992—1995, 1996年复婚)艾达·加拉赫(1942—)

劳莉安(1951—)
(1963年去世)

布兰登(1962—瓦莱丽的前夫的儿子)
肖恩(1967—)
爱德华(1968—)
瓦内萨(1970—)

玛丽亚(1961—)
帕特里克(1966—)

约翰·帕特里克·海明威(1960—)
=1986, 奥妮拉·凯尼多利(1964—)

迈克尔·海明威(1997—)
杰奎琳·伊莎贝拉·海明威(2003—)

致 谢

非常感谢我的代理人简·迪斯特尔和米里亚姆·高德里奇，他们阅读本书的初稿，并帮助我将它出版。真是好人！当然还要感谢我的编辑罗布·柯克帕特里克，他在帮助我修改《奇异的家族》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能够与他合作，我真是非常幸运）。亨利·比沙拉特和约翰·里昂在我撰写本书时就审慎地阅读了书稿，在此对他们表示特别的谢意。也感谢保罗·皮尔沙，他是我在米兰 QSS 的好友，初来乍到之时，多次帮我渡过难关。

感谢卡尔·俄比，他的书对弥补本书遗漏起到巨大的作用。感谢我的弟弟帕特里克，把父亲的信件邮寄给我。感谢我的堂姑母希拉里·海明威和她的丈夫杰夫·林赛，对所有事情精辟的建议。感谢莱斯特和桃瑞丝·海明威的大度与友善。

即便有如此多人的帮助，但是我肯定，如果没有奥妮拉，本书绝不可能得以完成。她帮助我找代理人，在我研究调查中给予了珍贵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她一直信任我。

目录

海明威家族族谱

致谢

第一章	记忆	1	
第二章	糟糕的开始	7	
第三章	开始认识他	17	
第四章	我的父母：古怪的一对	25	
第五章	如果鞋子合脚	37	
第六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	51	
第七章	莱斯特和桃瑞丝	69	
第八章	本顿堡	85	
第九章	洛杉矶	105	
第十章	重述往事	131	
第十一章	崩溃	159	
第十二章	荒野	179	
第十三章	和解	189	
第十四章	终局	213	
	尾声	225	
	尾注	229	

第一章

记忆

小时候我认为父亲格雷是一位勇于探险的人，并对自己的传奇津津乐道。我看到的仅是他好的一面：宽厚、幽默、可亲，并总是能逗我高兴。孩童时我很崇敬他，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渐渐认识到他是如何继承了家族的不幸，比想象的更糟。他极少谈及自己的父亲。当我意识到祖父是一位著名作家、一位“传奇式文学家”时，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年轻时不感兴趣。六岁时，格雷是我的“海明威式的英雄”。^①

到了十二岁时，我开始慢慢认识到他个性的另一面——这在他的谈吐中从未向我展露，但他的伪装终究会被揭穿。正如有些传记作者所写的海明威对其母亲的憎恨一样，作为格雷戈里·H. 海明威的儿子，我禁不住对爸爸对祖父的憎恨有些迷惑。对此他虽从未显露，但是两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他对自己性别的苦

① 海明威作品中典型的人物，这类人物往往承受重压，却不失优雅，即所谓的“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译注

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注，以下不再一一标明。原版中的尾注，在本书中仍以尾注形式出现。

恼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经常和他接触，不难揣测折磨他大半生的众多心魔：他患有狂躁抑郁症，喜欢穿戴女性的服饰并最终做了变性手术，他酗酒斗殴，锒铛入狱，但是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思念父亲，思念并憎恨他，然而又对海明威在 1961 年的自杀非常自责。

当然这不是他的错。我祖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情况非常糟糕：酗酒，失忆，治疗血压和心脏病所服的各种各样的药物，甚至还有他自己父亲自杀的影响，这些综合起来折磨着祖父。但这对我父亲来说不算什么。在海明威最后的三年里，他们很少沟通；经过一系列不愉快的书信来往后，甚至达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而后，一切都晚了。

我能记得第一次开始把两者作比较并视作同类是在 1972 年。我在纽约市和父亲一起度过了一些夏日的时光，有一天实在闲着没事可干，他问我是否愿意出去散步；我说愿意，因为我想着可以去公园或者吃个冰淇淋什么的，而且和爸爸在一起总能碰到些新鲜事。我们刚巧经过影院，影院正播映由乔治·C. 斯科特参演的《新警长》，乔治·C. 斯科特是爸爸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爸爸问我是否想看电影，我回答说：“当然愿意，为什么不看呢？”

如果说有什么比读书更让格雷喜欢的话，那就是看电影。20 世纪 60 年代父母还未离婚，他经常带我去看他最喜欢的电影。影院通常有空调，而且在迈阿密这是省钱避暑的好方法。买一张“双人票”，我们可在两点钟进去，六点钟出来，正赶上饭点。五岁时，我很快就熟知了詹姆斯·邦德和伊恩·弗莱明，已经观看过《诺博

士》和《来自俄罗斯的爱情》。我不知道妈妈对此怎么看或者她不同意我成为爸爸的跟屁虫,但我们几乎总是厮混在一起。父亲三十三岁时是一个多少由着性子做事的人,他像 007 那样如有必要不怕打破规矩。他对那些有“杀人执照”的人羡慕不已,他虽没有“暴力绅士”(007 的座驾 Aston Martin DBS),但有一辆海军蓝色的“捷豹”:一辆 XK150,带有钢制车轮制动棒车胎,优美的线条给人一种力量与视觉的美感。他喜欢在无人的午后,开着车在塔帕-迈阿密大道飞驰;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冲刺时猛然换挡加速,车子超速前行;表盘指针砰砰作响,速度达到极限;而后又像变魔法似的,指针摆回表盘最左边。转矩爆裂,父亲面露微笑,汽车马达声隆隆,这给了父亲那种身体和情感冲刺的快感,他乐此不疲。

在影院的那天下午,我们选择了舒适的座位。影院里几乎没什么人,记得这让我想起了迈阿密的旧时光。虽然他失去了自己的“捷豹”,但是我们两人又可以在一片黑暗中独处了,像往常一样聚集在银幕前。

电影是洛杉矶两个巡逻警察的故事。斯塔齐·科奇扮演新手,斯科特扮演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手。电影给人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感觉,电影前半部分展现了他们生存的艰辛。他们真的很像古罗马军团的大队长,被雇用来残暴对待民众;而他们只有靠自己才能活命。所以这两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电影里,对于科奇来说斯科特变成了父亲的形象。

我这么设想我父亲观看时的感受。

20 世纪 50 年代，他居住在洛杉矶，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度过了三年时光。宽阔的大马路、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褐色薄雾围绕的山脉、炎热夏季橘黄色的夕阳，所有这些对父亲来说应该印象深刻。洛杉矶是一个不可宽恕的城市，斯科特退休后决定弥补已经流逝的时光，做些以前本应该干的事：他试着和儿子接触，当警察时他总是繁忙而无暇顾及儿子。但是他发现儿子不愿开口交谈，他才没有时间和自己的老爹交流呢。没有人愿意和他来往，他的朋友和原来的同事也对他说“不”，斯科特很是失落。他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公寓里，终于有一天，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把手枪——我听到坐在我身旁的父亲喃喃地说：“哦，上帝，不要！”——而后的画面：窗子上有一个弹孔，夕阳透过弹孔照射进来，手枪落地。我看见爸爸双手抱着头，依然在喃喃自语：“不要，不要！”

于是，我知道他从未走出阴影。

第二章

糟糕的开始

我从未和祖母波林见过面。她在我出生的九年前就去世了，我只能从父亲描述的情况判断她。欧内斯特和她的十三年婚姻是他写作的高产期之一。但是我父亲对她的印象却不怎么好，1989年9月在接受《名望》杂志的一次采访时，他对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的女性这样评价：“我憎恨这个泼妇。她天生就没有母性，她从未对我表示一点感情，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未亲吻我，她从未给我怀抱。”¹就母子关系而言，仿佛天生就是破裂的。如果谈及自己的父亲，格雷的评价还有好有坏，而他的母亲却不可原谅。她抛弃了他，或者更加糟糕的是她从未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在他成长的启蒙阶段对他置之不理。大多时候她更加宠爱大儿子帕特里克，因为帕特里克出生在她与欧内斯特早期幸福的几年里。另一方面，格雷是被家庭女管家艾达抚养，他在纽约北部地区艾达的房间里度过夏季和圣诞节。因此，我也断定帕特里克对待母亲的态度和格雷截然不同。波林埋葬在好莱坞纪念陵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学时，我肯定无数次经过她的坟墓。直到在一个女性朋友的要求下，我才在波林的墓地待了两三个小时，她建议说：“我们将

在草地上举行野餐。”

这是我第一次去墓地。虽然我拒绝野餐的想法，但是我必须承认墓地非常安宁，保持得很好，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那天天气晴朗，整片草地就我们俩。她指着茸茸的、没有墓碑的草地说：“我们坐在这儿吧。”就我所知，我坐在了祖母的墓地上了。

几年后，我从海明威-菲佛博物馆和教育中心的主任鲁思·霍金斯那里得知，父亲和叔叔从未想到要树一个墓碑。他们本来买得起一块墓碑，但是很明显，他们觉得她不配得到这块墓碑。她曾为自己如此对待我父亲找借口说：“我不能容忍令人讨厌的小孩子。”²当然在她死后，那些令人讨厌的小孩子可能忙于更重要的事情而没有工夫考虑墓碑。她的逝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任何标记来提醒他们或者其他人，在此躺着的曾是他们母亲的尸骨。

波林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她从不用为生计而工作，这一点和欧内斯特不同。她的父亲在制药业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她和自己的妹妹杰妮从不用为金钱担忧，他们有数个巨大的信托基金，而且还有一个没有自己孩子的叔叔待她们如自己亲生儿女。而我祖父在其早年只能日夜为钱发愁。我父亲和他的哥哥在位于基韦斯特市的家中长大，而那所房子正是从我祖母的叔叔格斯·菲佛那里得到的礼物。这个两层的房子建于1851年法国殖民时期，非常宏伟，通风性能良好；它拥有岛上唯一的游泳池——这泳池是祖母后来为阻止自己丈夫的流浪癖而建的奢侈品，但是却没有起到作用。当时，我祖父正和一位女士交往，这位女士就是后来变成他